

这是神仙才会有的结局吧。  
5月28日晚,山东著名作家刘玉堂在睡梦中安然离世。  
只有传说中的神仙才可以这样毫无征兆地突然消失,徒留我们这些凡人站在原地,目瞪口呆,难以置信。

在他辞世前的几个小时——上午,和老家来人商谈文学馆筹建情况,并捐赠了首批图书。中午,或许是为了庆祝一下,约几个朋友一起小聚。席间,他建议家乡的领导,等文学馆建成了,一定要多搞活动,千万不要让它变成摆设。还对几个他眼中的“小朋友”说,你们都要去讲课;嘱咐山东工艺美院的焦教授为文学馆刻一方印;要济南出版社的戴总给他留200套即将出版的新书送人,费用从版税里扣;对农村大众的刘秀平说,你们不是在搞征文吗,我写一篇《火车开进沂蒙山》,就差个结尾了……

一切如常。他满头白发,如雪如银,声音洪亮,谈笑风生。临走,和我们挥手,像往常一样殷殷叮嘱:“大家都要好好的啊!”……竟是永远。

听他的儿子春雨说,下午他还在收拾打包要捐的书,他要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书都捐给文学馆,“只要需要,有多少都不嫌多。”

大概春雨是最懂父亲的,面对大家的惊愕和痛惜,他反而忍住悲伤,安慰我们,他太累了,也是想歇歇了。

那天中午,玉堂老师还请大家吃了一盘家乡的桑葚。农村大众的刘秀平说,桑葚谐音“伤甚”,是否玉堂老师在提前暗示我们不要太伤心?

我妈和玉堂老师同岁,她听后说,这样的岁数可惜了,不过自己没遭一点罪,也没给别人添麻烦,清清爽爽地走,不是谁想修就能修得来的。

更何况,死亡不是永别,忘记才是。

《火车开进沂蒙山》已在农村

大众刊出,这是玉堂老师的绝笔,也是绝唱。编者注,这是一篇没有结尾的文章,玉堂先生不可能为其酝酿结尾了。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将其续下来,也算是玉堂先生最后为大家上的一节写作课吧!

一周后,济南出版社推出玉堂老师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五册,有《乡村诗人》《乡村情结》《本土本土》《八里洼纪事》《山里山外》。

在淄博沂源龙子峪村规划建设“刘玉堂文学馆”,由刘玉堂工作室、玉堂书屋、刘玉堂文学馆三部分组成。目前文学馆已经基本完成内装,即将进入布展阶段,预计今年10月1日前对外开放。

文化学者张期鹏正在编写《刘玉堂文学年谱》,把时间定格在那令人悲伤的一天。

而我犹记得初做副刊时,他传授给我经验:只认稿子不认人,零距离拥抱文学,有距离地面对文坛。

每一次相聚,因为他是著名作家而被人一脸景仰时,他只是淡淡地说,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,总是会做得好一点,聪明人干十件事,总不如笨蛋干一件事干得漂亮。

还有他对编辑手记不遗余力地鼓励,说第一喜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介人先生为《上海文学》写的编者的话。“既是对创作与作品的评点与指点,还是极具个性化、感性化的文字。”

第二次喜欢我写的编辑手记,因为与“第一喜欢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“同工”的是,都能导读与引导。“异曲”的则是后者更感性而不是理性、随意而不是故意。……这些温暖的话语仍在耳边。

只要有人记得,就不会是真的离开。

## 编辑手记

## 他山之石

我觉得稻田是很好的刊物,可以刊载一个“作”者的所有作品。播谷恰似灵感初酝;拔秧无疑是寻找和积累素材;插秧如写小楷,行行列列,先有整齐爽目之美,而歌正相倚,相互呼应,更有灵动飞扬之趣,很是怡心,恰似谋篇布局,须仔细推敲;至于拔草、施肥、灌溉,则似文章后期修改;而割稻、打谷、归仓,怡然然归于“我的文档”,或是卖弄于朋友圈,不亦说乎?人或不以为然,我自不改其乐。

我父亲如此“创作”已有五十二年,他今年七十九岁。在湾村或董庄,我父亲是“无能”“执拗”“呆板”的典型人物,他一辈子拒绝与土地无关的职业,他认为那些都“靠不住”。他做出来的田精细得让人瞠目结舌,田土下埋着鸡矢猪粪、草木灰、秸秆沤肥等。他插出来的秧棵棵直立。他一般选择在傍晚插秧,这样可以保证秧不受烤炙,“醒棵”早,他侍弄的稻田没给他丢脸,几乎每年他的田里都稻秆茁壮,穗粒饱满,邻田的人都会或羡慕或挪揄地说:“别看董董……人家种庄稼可是一把好手!”连我都

## 流年碎笔

看到你,看到你了,我的心空了,我的心也死了。

我不认字,也不会写信,我想和你说话,那些憋了一辈子的话说给你听,我估摸着,日子不长了,我就过去找你。

我看着墙上你的画像,像你又不像你,不如你本人光迷俊眼的。我们成亲的时候,哪敢这么看你,只待在家里三天,身子还没热乎够呢,你就跟着队伍走了。这一走,就是一辈子,我脑壳里都是你那个时候的样子。

娘在的时候,我们娘俩拉拉咧咧儿,说道说道你,打发打发那些闲日子。娘走了,剩下我一个人,白天,我拼命干活,里里外外的营生我都自己扛着。春天,下地点种,然后浇水锄草,夏天割麦扬场,秋天刨红薯收仓,累得直不起腰,吃不上饭,我也得撑着。家里没有男人,天就塌下一半,你不在家,夏天也是冷的,可我一直心里念叨着,就像你在我身边。

晚上天一黑,就不好熬了,做活没劲头,吃饭也不香,躺在床上也睡不着,睁着眼睛也不知道看什么,有点动静还吓得扑棱扑棱的,我就拼命想你,想得眼泪哗哗淌,想得心口窝生疼。我的头发早白了,心也快死了,死了好啊,死了就不会想了。

我们才结婚三天哩,好像一眨眼的工夫,那个穿军装的小兄弟来喊你,说要去打仗,你二话不说就跟着队伍走了,来不上也带上我还没做好的新鞋和鞋垫,也不知道你要上哪儿去,只知道是跟着刘邓大军的队伍。一听打仗我就害怕,听娘说你小时候就是打架不要命的人,身上受了伤流了血也不喊疼,想起你满身满脸流血的样子,我的心就缩缩得难受。

后来,你捎来信,还是在打仗,跟着野战军三纵的陈锡联司令员当营长了,我不管你当什么,我就喜欢你当我的男人。

再后来,解放了,仗打完了,村里有当兵回来的人,也有送来烈士牌的,我去问村里也问县里,都说仗打得太多了,队伍也打散了,好多人联系不上。唉,联系不上也是好事,村里铁子家里挂上了烈士牌匾,她婆婆抱着孩子哭得晕倒了,看着心里不落忍。没你的信,是没找着你,我心里还有盼头。

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,十年十年也过去了,怎么还是没你的下落,我想你是不是在外又成家了,抹不下脸来见我,没事的,我知道你活着就行,咱俩没有娃,你的娃就是我们的娃,你赶快带着婆婆娃娃们回来吧,我们是一家人,我可喜欢娃娃们呢。你还记得村里大瓣子的二妮吧,我

## 辣笔小新

五年前,第一次去平潭,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,就是风很大。

回来,我写了一篇《平潭的风》:平潭的风很大,可吹动风车的叶片,也可掀起姑娘的裙角,可发电,也可来电。

平潭的风不是一般的大。渔村的石头房子上顶,每块瓦片都用石头压着,以防被风吹走。

那次,我们一行人去了平潭的石牌洋,孤零零的小岛上,伫立着两个石牌一样的花岗岩,如同被风吹来。船夫把我们放下,就先走了,说等涨潮时再开船来接。等候时,风一刻不停地吹,每个人都似乎展翅腾飞,我甚至担心整个小岛都会飞起来,落到国内还好,万一落到国外,没有签证该如何是好。

五年过去了,平潭的风依然很大。作为离台湾最近的“千礁岛县”,平潭平均风速每秒六点九米,湾海地区最强劲,每年有一百多天,全是七级以上大风,超过百米冠军博尔特的速度,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体重为八十斤,随时都会被风吹走。所以,在平潭,减肥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。

曾经,平潭的风更大,大得恐怖。“狂风过处风沙起,一夜沙埋十八村。”民国版《平潭县志》载,“相传清初,浦尾十八村,一夕风起沙

# 纯文学稻田

□ 董改正

能听出其中的味道,但父亲很高兴地接受着“赞美”。在“赞美”声中,我们还是贫穷,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还住在草房子里。

人到中年,我终于理解了父亲。他一直面对不可确定的境遇,因而对“确定”和“必然”充满期待和憧憬。这个世界上,唯一让他笃定的,不会欺骗他的,付出便会有回报的,只有土地。他精耕细作,必然会有好收成;他努一分力,庄稼一定会结一分实;他对田好,田就一定对他好;他种下水稻,一定不会收获满田的稗子;他的田,一定不会有有人说这不是他的,在种田上,他虽卑微,却是自己的帝王,他不需要仰人鼻息,不需要练习微笑,不需要去搞关系,不需要削尖脑袋,不需要敏感得像春江里的鸭子或精确的指南针,去探听各种“信息”,他只需要把田地侍弄好了,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,发表自己的诗篇。

插秧时,父亲问我,你现在都写什么?都在哪里可以看到?我说都是豆腐块的小文章,只是爱好而已。父亲沉吟片刻说:那不行,你要把它当回事才行。

我想起父亲几十年“发表”在稻田里的“文章”,无不是慎重辛劳的结果,很是惭愧,就说:“今年,我打算冲击纯文学刊物。”

“那是什么呢?”  
“就是……”我居然给不出定义,只好模模糊糊地说,“就是刊登那些……不以挣钱为目的的,探讨人类精神面貌的,一般人不会去看的,用比较陌生的,一般人不适应的语言去反映一般人看不到的大世界的一类刊物。”

父亲手拿秧把子,显然是不知所云,良久他说道:“那你给谁看呢?”

“文友看,编辑看啊,也会有文学爱好者看。”

“那你现在发在哪里呢?”

“报纸上,上不了台面的。”

父亲弯腰插秧了,他说:“不是纯文学刊物有面子些?”

我说是的。他问那难发吗?我说当然,在那上面发,就有名气了,人脉也就有了。

父亲看着我,手撑在膝盖上,他老了,精力不够了。他盯着我说:咱们不求那些好

不好?做人要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,做事也要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,要做靠得住的事,别求面子。那些比我有面子的人,有的早早去世了,有的成天在床上躺着,有的天天打着麻将,你看我,没给你一点负担,还能给你一些真正的香油和笨鸡吧?我一辈子不看人脸色,也不投机取巧,我觉得我弄的才是纯文学,稻田就是纯文学刊物。

他对自己这个比喻很得意,哈哈地笑着,却不知道在我心里,掀起了巨浪。是的,人在向外扩张之外,一定要向内寻找自己,一定要有自己纯粹的“稻田”。要相信纯粹的必然性,相信有稼才能穰,相信春华秋实,相信付出与收获的对称性。要敬畏,要追求真理和真正的公平;追求自己的公平,更要捍卫别人得到公平的权利。要在这里种植安静,种植平和的心态,要信仰简单的因果律。父亲播完了一列,走到田埂上,细细打量着秧苗,忽然指着我脚边说道:“你右边的那棵……对,就是这棵,白叶子,秆子硬,有锯齿边,这是稗子,一定要拔掉,要不就纯不了了。”

## 小说世情

# 良苦用心

□ 黄健生

我有一个文友,是写文学评论的。

文友写评论前,一定会多次精读被评文学作品,读通透透,然后动笔撰写,并多次修改。写出来的评论,精准透彻,简直是入木三分,无不让人拍案叫绝。

鉴于此,不少报刊杂志的编辑,会向文友约稿。主要是刊物推出的重头文章,需要加评论时,将文章发与文友,然后让文友作评。还别说,有了文友的评价,文章还真像高了一个档次,阅读量也随之增加。

一家知名期刊的主编,也慕名找到文友,要求对一篇短篇小说作评。这位主编,在业内知名度不小,但品位独特,要求极高,过稿极难。文友不怕,接了这个任务。主编先将这篇小说发与文友,然后提出了相关要求。

文友将这篇小说精读了三遍,然后挥笔作评。写后就,又三次进行了修改。

我是看到这篇评论的第一人。看后,我提出了意见:如果将中间的一小段删除,这篇评论就天衣无缝了。文友摇了摇头,说,这一小段绝对不能删。我追问原因。文友说,你不懂,原因以后再跟你谈。我只好作罢。

文友将评论发给主编后,主编的回复措辞强硬:必须将中间的一小段删除,否则不用。文友同意删除这中间的一小段。

我对文友说,我虽然不会生蛋,但蛋的味道还是可以品尝出来的,怎么样,删除了吧。

文友笑了笑,问,你知道这个主编的个性吗?

我当然知道。我说,品位独特,要求极高,喜欢对别人的文章大幅度动刀。

文友又笑了笑,说,你上次说的,如果将中间的一小段删除,这篇评论就天衣无缝了,记得吧?

我当然记得。我说,我的品位还不错吧。

文友还是笑了笑,说,如果我自己不保留那一小段,那主编肯定会在文章其他部分动刀。真是这样的话,这篇评论还能天衣无缝吗?

我点了点头,终于明白了文友的良苦用心。

## 非常文青

# 麦黄杏黄

□ 王德亭

“小满三日见三黄”,麦黄,杏黄,蚕黄,节气交了“小满”,麦梢眼看着黄了。杏呢,突然就挂了色。老祖宗掐得准着呢!

有了这片杏园,地头的麦垄便有了参照物,参照物是一个地理性的名词,不知放在这里是不是合适。青杏是涩的,让人口角淌酸水,看上一眼就赶紧扭过头去。一嘟噜一嘟噜的青杏,在碧油油的枝叶间,不走近了细看,真不容易识得。杏突然就黄了,不同凡响。一枝红杏出墙来,是诗人眼中的景致,心中的境界;一树黄杏满园点绿,是我的发现。

杏黄了,麦子也要熟了。这片杏园是老马的命根子。为这片杏树,他累死累活地受了十七八年了。但老马脑子活泛,没有跟别人那样从集上买来树秧子栽上完事儿。他信科学,引进了新品种,在专家手把手指导下,用桃树作本嫁接杏树。“桃三杏四梨五年”,这是老规矩。可是老马的杏树就不守这个老皇历了。老马又会侍弄地,该除草除草,该松土松土,该剪枝剪枝。上土杂肥,或者从油坊里买麻糝作肥料。没人知道他卖杏得了多少钱,只看到杏园火了的时候,他一天到晚笑眯眯的。他是捡了元宝了。

一个春天,麦子都是绿的。绿是春天的旋律,麦子会很积聚能量。返青,起身,拔节,挑秧,孕穗,扬花,灌浆……这不是小麦的一生,不是的。麦穗黄了,跟着改变的还有麦叶,麦秆。麦子是让风抚摸了醉了的,还是灿灿的阳光在她身上跳来跳去,跳来跳去不肯离去?麦子的颜色,有风的颜色,有雨的缠绵,有雪的轻柔,有阳光的温存,赤橙黄绿青蓝紫,这些色儿都有温度吧?

麦子并不孤独,不甘寂寞的,还有地头水,堤上的野草,野菜。庄稼要除草,要浇水,没少让庄稼户人分神儿。野草野菜不用人除草,照样茁壮着和娇艳着,值得植物学家用一生来研究。一个春天,麦子过了头水过二水,过三水。野菜自有一分逍遥自在。苦菜,青青菜,哭根苗,猪草芽,它们一路伴着小麦的春天。苦菜花三月里就开了,绵绵长长,一直开到麦收,还没有歇口气的样子。苦菜花可真能开,跟哭根苗比就差一截子了。哭根苗腰杆不挺,善攀附,把自己的长度变成了高度,

## 找了你一辈子

□ 王力丽



和二妮差不多大,我还她两岁呢,她都当奶奶了,天天抱着胖乎乎的肉蛋蛋,可喜人了。我做你的婆姨时,就想生一堆娃,那样我就忙着照看娃娃们,就没空想你了。

我还是住在那两间老房子里,门窗老漆皮都掉了,房梁的老木头也朽了,村里让我换地方搬家,我不愿意,怕你回来找不着家,我就在老屋里等你。

我慢慢上了岁数啦,追着你打仗的路线找了你快50年了,我不甘心呢,趁着我身子骨还能动,我还要去找你。今年(1996年)十月,身子养了养,又找了问了和你一起当兵的,说1947年你在鲁西南打仗。我从山西往山东赶,到过郛城、定陶、曹县,都没有音信,听说打的最后一仗是在金乡一个叫羊山的地方,那里面有一个“羊山战役纪念馆”,里面全是那场战斗的资料。我高兴坏了,终于有消息了,我摸索着找去了,里面挂好多图片,都是穿军装的人和打仗的场面,我看不懂字,就跟着听。一个老同志在讲,听说他是烈士陵园退休的守墓人。他讲得很动感情,说羊山那一仗打了16天16夜,大雨也下了16天16夜,死了很多人,尸体堆成了山,血水流成了河,正赶上最热的时候,尸体腐烂,臭气熏天,太惨了。他指着一幅画像说他是三纵19团三营的营长南峰岗同志,曾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,击毁杀伤日军24架飞机,在羊山战役中,带领三营主攻时光荣牺牲,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英雄。

南峰岗?南峰岗?  
像被雷击了一样,我听到南峰岗几个字,我听到了你的名字,你的名字,我不敢相信,我仔细看那个画像,像你又不像你,我睁大眼睛怔怔地盯着你,离你那么近又那么远,我想摸摸你的脸,可厚厚的玻璃隔着,我摸不到你,只能看着你……人都走了,我不想走,终于找到你了,我怎么还能让你离开我,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你,看着你抱着炸药包往前跑的样子,那种不要命不管不顾的猛劲,你这是往哪儿跑呢?你看我一眼好吗?

不知道过了多久,那个讲解的老同志领着一些人过来了,他们都是馆里的人,他们扶着我坐下问我,我也急着问他们,还有第二个南峰岗吗?是哪里人?哪个部队的?越说心里越凉,越问心里越痛,真的是你,我的老汉,我结婚才三天的男人。我的心一下子空了,像是被一棍子夯蒙了,你死了,我的天就塌了,我的心就死了。

这50年,我靠着“你还活着”支撑着我,我没有倒下,因为我要找你,今天找到了,找到了一个不会说话不能对我笑的冰冷画像。他们带我到烈士陵园,一个四方的黑色墓碑,上面有你的名字,但里面没有你的身子,只有一顶沾满血的军帽。我坐在你的墓前,摸着碑上你的名字,墓碑好凉呢,你冷不冷啊,我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没有气了,说不出话,流不出泪,我等着,盼着,想着,念着,心里面全是你,我才有活下去的劲头,你突然一走,就像家里的老房子的房梁断了,家就没了。

我76了,也快走不动了,今天看见你,心实落了,这是一辈子的话今天都给你说了,我想我很快会去你那儿,我们真要见面了,我都等你一辈子了,你也等我几天吧。

# 世界被风连在了一起

□ 魏新

拥,田庐尽墟,附近各村患之。”那时平潭几乎寸草不生,更没有树木可以抵挡风沙。因风太大,树会被风吹走;又因没有树,所以风更加肆虐无忌惮,一次次洗劫这些无辜的岛。

在平潭植树很不容易。自然环境对树种要求苛刻:既要耐干旱,也要耐潮湿,还得能耐贫瘠,抗盐渍,并且必须根系深广,生长迅速。许多被歌颂的树木都不适合这里,比如伟岸的白杨,常青的松柏;那些名贵的树种,像紫檀、花梨,更和此处无缘。还好,有一种叫做木麻黄的树,漂洋过海,来到了平潭。

木麻黄,原产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,是一种常绿乔木。树并不漂亮,但是高大;知名度也一般,却十分坚实。它的根系具有根瘤菌,在瘦瘠沙土上即可速生,插条而活,见风就长。从1954年开始,木麻黄植根于平潭,在数位平潭人的努力之下,形成一道绿色的长城,小心翼翼呵护着这里。一排排的木麻黄,让平潭的风温柔了一些,不再凶悍、粗暴、残酷,尽管,平潭的风还是大。

风大,也并不一定不好。平潭太适合风电了,因为风始终不觉疲倦的样子,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这是风的好处,在风轮的转动下,风把平潭吹成了一块蓄电池,不管怎么

用,风永远为其充电,仿佛在为自已犯过的错误赎罪,洗心革面,重新做人。

其实,平潭的风还是挺美的。它吹过礁石,吹过沙滩,吹过渔村,吹到精致的小城里,在街巷里回转,在木麻黄和各种建筑的缓冲下,从摇滚变成摇篮曲,在人们困倦时敲敲门,在人们孤独时敲敲门,让人们在风中感受生命的存在,然后,风又像风一样走了。

风,吹动晚霞,吹起落日,把鲜活的思想吹过来,把海水心事一样吹皱,没有风,大海也不过是死水一大潭。

去平潭,一定要被风吹吹,最好在风口上站一会儿。因为,如今的人们离风越来越远了,大部分时间都钻在高楼和汽车里,偶尔,感受一下风,纯粹的大风,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。

迄今为止,我遇到的最大的风是在新疆。哈密的大海道,那是古丝绸之路最传奇的一段,如今早已荒废,没有公路,也没有手机信号,是一片荒凉的无人区。前年,我和文化乐旅的团友乘越野车过去,停车时,车头要逆风而行,不然,车门会被风吹坏,我用胳膊硬撑着车门,钻出来,风吹得我身体几乎无法蜷曲,脸都变了形。顶着风,故意往前倾都摔不倒,风直接就把人吹走了。

但我还是拼命地睁开眼睛,因为眼前,

是让人永生难忘的雅丹地貌,一片片高大雄壮的戈壁,被暴风和狂沙打磨得像一座座城堡。我去过几处新疆和甘肃的魔鬼城,都远不能和那里相比,那绝对对是风带来的奇迹。

当地的司机师傅说,每次大风之后,戈壁上都捡到很多玉。不知道美丽的戈壁玉,是风带来的,还是风留下的。

我不知道,大海道的风能跨越祁连山,太行,吹到平潭;也不知道平潭的风能否穿越长江、黄河,吹到大海道。但我总觉得,风和风是可以连在一起的,就像蝴蝶效应中说的: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,偶尔扇动几下翅膀,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

就像平潭,东边就是被风吹开的台湾岛。曾经,风大浪高,是一道跨不过的鸿沟。如今早已通航,两三个小时,就到了海峡对岸。

通往台湾的船,曾是多少人的一生。有数不清的骨肉别离,爱恨情仇。现在,船又使人重新相聚,在平潭的风中。

不妨,平潭的风再大些,把整个台湾岛吹过来,这样至少省了船票和风湿,桥梁和守望,哪怕每年吹来几天,再吹回去,像一次次轻吻。